

“加速社会”中的异化之“新” ——从马克思到罗萨

杨 蕾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启迪了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其中有法兰克福学派新锐罗萨。罗萨在马克思异化思想基础上提出“加速社会”诞生了“新”异化。相较于马克思, 罗萨异化之“新”第一体现在异化境域更迭: 学理基础大为丰富, 时代背景深刻变化, 社会加速发生质变。第二体现在异化症候更新: 新异化是一幅全方位异化图景, 本质在于主体与世界无法对话, 性质在于异化不再具伦理之恶而具存在必要性。第三体现在扬弃异化路径更换: 不同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罗萨提出迈入“后增长社会”实现主体与世界的共鸣。总体而言, 罗萨的新异化思想理论价值很高, 但扬弃路径因忽视资本逻辑而缺乏实践价值。

关键词

异化劳动, 加速社会, 新异化, 共鸣

The “New” Alienation in the “Acceleration Society”

—From Marx to Rosa

Lei Y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Marx's research on alienation has inspired many Western Marxists, including Hartmut Rosa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Based on Marx's theory, Rosa holds that the “acceleration society” gives rise to “new” alienation. Its “newness” lies in three aspects: the renewal of the alienation context (with a

文章引用: 杨蕾. “加速社会”中的异化之“新” [J]. 哲学进展, 2026, 15(9): 43-49.

DOI: 10.12677/acpp.2026.159418

rich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social acceleration); the renewal of alienation symptoms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alienation, where the subject cannot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world, and alienation shifts from an ethical evil to an existential necessity); and the shift in the path of sublation (from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a “post-growth society” for resonance between subject and world). Overall, Rosa’s theory has value, but its path of sublation lacks practical value due to the neglect of capital logic.

Keywords

Alienated Labor, Acceleration Society, New Alienation, Reso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理论界对“异化”的探讨由来已久，最为瞩目的当属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异化问题的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罗萨即从分析现代社会时间结构入手，指出“加速社会”催生了“新”异化。而对其新异化本身的研究较少。因此，从异化的背景、涵义与扬弃路径全面考察罗萨异化理论相较于马克思之“新”，成为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2. 异化境域更迭

从背景入手，相较于马克思，罗萨异化理论之“新”首先体现在异化境域的更迭。从理论层面看，罗萨拥有更丰富的学理支撑；从现实层面看，罗萨提出异化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环境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罗萨将其指认为晚期现代社会加速进程的质变。

2.1. 理论层面：激活异化概念的学理基础大为丰富

提起“异化”人们总想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但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原创，而需依靠前人的学理奠基。关于“异化”的第一个系统阐述出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将异化与外化、对象化概念等同，并认为绝对精神最终能克服异化而实现向自身的复归，“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1]。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再次发展了这一概念，但他未作进一步追问，仅是一种人本主义异化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同样深化了异化概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位，再到《资本论》中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对异化结构性维度的揭示，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过程。特别是“商品拜物教”概念，使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深层结构性异化，突破了早期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局限，也为罗萨讨论“新异化”奠定了学理基础。

而从马克思到罗萨，其间无法略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再度发展。事实上，异化的重新发现要归功于卢卡奇。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物性对人性的侵占，使人重新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而存在。如果说卢卡奇以奠基人身份拉开现代异化理论的序幕，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将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指认加以发展。但到了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二、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几近放弃了对异化的讨论。进入21世纪，第四代核心人物罗萨重提异化问题，激活了在这一学派内部被遗忘的概念。

2.2. 现实层面：导致异化问题的现实环境深刻变化

马克思与罗萨相隔一个多世纪，对各自所处时代特点和病状的诊断必然存在差别。因此罗萨基于“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这一根本前提假设([2]:p. 53)，选择用“加速”的时间视角来考察时代变化。罗萨认为加速过程是“阵发性”的，现代社会共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加速阵发”：第一次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带来的速度革命；第二次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再一次推动了新的速度革命。基于这两次“加速阵发”，罗萨将现代社会划分为三个“现代”阶段。质言之，从马克思到罗萨，加速过程发生了根本质变，这也就导致二者识别异化病症的逻辑理路不同。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值机器大工业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迅速提升。但这一时期的加速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阶级分化、日渐残酷的压迫剥削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正是直观到了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状况以及劳动越多、占有越少的矛盾局面，走向了对异化劳动问题的揭批，以期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前进方向。

相较于马克思，罗萨从晚期现代社会全面加速的新背景下推导出异化的新面向。罗萨将加速现象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三个方面。科技加速指由科技变革所推动的运输、通信和生产等过程的速度提升。社会变迁加速指“用以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速率的不断增加，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现在’这一时间区间的不断萎缩”[3]。生活节奏加速在客观上表现为单位时间内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稠密化，在主观上表现为时间匮乏感的增强。在此，有必要界定“资本逻辑”与“加速逻辑”的内涵与关系：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以增殖为唯一目的、通过不断扩张将一切社会关系纳入商品化轨道的内在运行法则；“加速逻辑”则是指晚期现代社会中三种加速相互促进、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资本逻辑构成了加速逻辑的深层驱动力，而加速逻辑则是资本逻辑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实现条件。从马克思到罗萨，资本逻辑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嵌入加速逻辑之中，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期现代社会异化的双重根源。

其三重面向已然组成了一种内循环加速模式，构成了对社会加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在驱动力：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的提速，而后者又为技术加速提供了运用场所。“新”异化之“新”正体现在这一循环结构内含的时间悖论：科技加速并没有为现代人带来更多自由时间，反而使更多人沦为“时间穷人”。总之，晚期现代社会的劳资矛盾已鲜少以赤裸裸的阶级压迫为主要表现，从时间结构考察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异化情状，便是罗萨开辟的新路。加速社会中产生异化的“新”肇因在于不可打破的加速循环构成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对现代人施加着系统但隐蔽的时间规训。人们在时间规范支配下宛如“滚轮中的仓鼠”，减少了自我反思与对世界的审视，削弱了对世界的体验能力，造成生命与世界的疏离，成为现代社会痛苦的根源。

3. 异化症候更新

基于对异化境域更迭的分析，罗萨相较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新”还体现在异化症候的更新。如果说异化境域的更迭揭示了罗萨考察异化问题之时代背景与理论前提的转换，那么异化症候的更新则展现了其异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从劳动领域的异化扩展为日常生活各领域的全方位异化，从直观表象的展开深入到本质层面的界定，直至对异化之历史必然性与存在必要性的性质重估。以下将从直观、本质与性质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对罗萨异化之“新”涵义的系统比较。

3.1. 直观层面：从异化劳动到全方位的异化图景

从直观层面看，马克思的异化主要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而罗萨的新异化则是一幅

全方位异化图景。具体而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将异化劳动与作为“对象性的活动”的劳动加以区分。这一区分指明了劳动与人、劳动与社会天然具有的本质正常关系，能使人们从关系的异化中把批判矛头指向造成异化的社会本身。马克思探讨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就是“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 p.158)。总之，工人的“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4]: pp.159-160)。工人的生命从生产活动中外在化，然而凝结其生命力的产品却与生命本质相疏离，这即对象化活动与生命本质的疏离。

与马克思不同，罗萨从时空视角概括出现代人日常生活异化的五种表现形式：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以及社会异化和自我异化。空间异化指通讯和运输加速导致空间对人类的意义发生“萎缩”，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建立亲密关系。物界异化指更换物品的成本低于修理物件的成本，导致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更换周围的物品。行动异化指加速逻辑使人的“要事清单”不断拉长，“期限原则”凌驾于“价值原则”之上。时间异化指片断式的外在体验越来越丰富，然而深深烙印在生命历程中的内在经验却越来越贫乏，“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5]: p.139)。最后，过于频繁的社会交往“使得人们完全‘过度饱和’”([5]: p.140)，人与人之间很难再形成真正的亲密关系，罗萨称其为社会异化。这些异化最终导致人的自我异化：身份认同依赖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异化关系下难以形成稳固的身份认同，这即是自我异化。

总之，与过去那种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特征的“初等异化”相比，诞生于晚期现代的新异化呈现出几何式的凸显和加深，弥散在日常生活中各处。

3.2. 本质层面：从无法完成自身到无法对话世界

基于上述对马克思异化劳动与罗萨新异化直观现象的对比，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二者对异化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

从马克思对异化与对象化的区分以及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可以看到：劳动者本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产品，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从而实现自我确证。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生产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原本应回归工人的生命力也流向了资本家，这种外化生命力的丧失意味着对象化力量变成了主宰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质言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与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导致对象化活动与生命本身的疏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生命的褫夺，让他们无法实现生命的辩证运动。

与马克思异化劳动涵义不同，罗萨在界定新异化的涵义时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理论家拉埃尔·耶基的观点：异化就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它并非指关系的缺失，而是指一种含有缺陷的关系[6]。罗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异化关系的两端。“主体与世界以冷漠或敌对(排斥)的态度面对对方，因而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与世界之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关系。因此，异化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7]: p.184)。一方面，主体想要掌控世界却被世界支配；另一方面，主体在表象上“扩大了作用范围”却与世界的真实距离愈来愈远，“我们似乎在获取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世界”[8]。

因此，从马克思到罗萨，异化的涵义从工人阶级由于无法占有劳动成果而使得生命与类本质相疏离，转变为加速社会中人由于接受、获取太多而无暇与世界真正对话。这也意味着异化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压制或强迫行为，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在个体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却不易被察觉的自我生存状态。“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

遭到了扭曲。” ([5]: pp. 117-118)

3.3. 性质层面：从历史必然性到存在必要性

完整理解罗萨相较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还不能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剖释局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未完全摆脱人本主义倾向的异化劳动观。“异化”概念作为核心线索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获得了完整意义。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经济学批判，揭示出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从性质层面来看，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具备了辩证视野：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三阶段的分析，马克思将异化看成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阶段的必然结果。他还认识到异化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要素。并且，异化还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总之，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看到了异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突破了将异化等同于恶的狭隘视野。

罗萨对新异化的性质剖析并不以分析其历史必然性为重点，而是聚焦于晚期现代指出异化在当下阶段存在的必要性。马克思对异化的辩证看待包括异化的罪恶面向，而罗萨的新异化并不具有伦理之恶，异化状态的存在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必要的。其实，罗萨在讨论异化时隐含了对异化的区分：作为关系的异化与作为状态的异化。晚期现代社会的病症在于主体与世界处于“异化关系”之中，异化状态占据了此种关系的全部表现。美好生活对异化关系的扬弃并非抹除异化状态，而只是将其降低到合理占比：真正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既可以与世界积极对话形成“共鸣”，也可以在疲累之际回到异化状态休息。这也正是罗萨为什么对耶基提出的“化用”解决方案提出强烈质疑，因为在罗萨看来，“化用”意在向世界实施掌控以实现主体与世界之间的零距离，这并不是健康的主体与世界的相处关系[10]。

4. 扬弃异化的路径更换

罗萨相较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新”还鲜明体现在二者对扬弃异化路径的探索上。不同于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以现实的革命运动扬弃异化、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罗萨以加速循环系统不可从结构上终止为前提，指出扬弃异化的路径应该是通过迈入“后增长社会”实现主体与世界的共鸣。

4.1. 改革方案：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转入“后增长社会”

基于马克思与罗萨对异化涵义的不同理解，二者对扬弃异化的方案构建也自然会相异。马克思探索扬弃异化路径的前提是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生产目的与生产手段、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异化作为其伴随物也必然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终结。但还需历史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革命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增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追求给无产阶级联合革命指出了明确的革命目标，鲜明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变革方案的革命性。

而罗萨探索扬弃新异化路径的前提，是他认为晚期现代社会加速形成的加速循环不可从结构上终止，社会改革只能通过转型进入“后增长社会”而对加速循环模式加以修正。后增长社会并非让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减速，而是注重增长之“质”，是“一种维持社会组织机构适应性稳定的增长机制”([7]: p. 727)。罗萨“后增长社会”的方案包括经济改革与福利制度改革两方面。就前者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导致个人事务量呈指数级增长的强制性力量，要克服其无休止增长，就必须实行经济民主制，通过保障公民在投资、生产、消费等方面的发言权参与权，把控经济增长的导向。就后者而言，福利制度改革包括

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与无条件保障基本时间制度：前者使个人无条件获取必要的生活支持，把个人“在世存有的基本模式从斗争转向安全，从而消除存在焦虑” ([7]: p. 439)；后者则通过保障个人基本的自由时间抑制事务量的无休止增长。总之，罗萨并非通过工人阶级联合革命变革现存生产关系，而是试图以经济改革与福利制度改革减轻社会加速逻辑对人的压迫，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解。

然而，罗萨的改革方案虽然蕴含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改革的意图，但在根本上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民主制虽然试图对资本变现逻辑进行约束，但其目标仅是调控经济增长的导向而非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结构；福利制度改革虽然能缓解个体的时间压力与生存焦虑，却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加速循环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共生关系。换言之，罗萨在承认加速循环不可终止的前提下，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条件下减轻异化的程度，这在实践逻辑上已经蕴含了对异化关系的某种妥协。这一局限的深层根源在于，罗萨在构建扬弃方案时将资本逻辑降格为加速逻辑的附属因素，未能认识到资本逻辑仍是驱动加速循环的根本力量。

4.2. 未来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建立共鸣关系

马克思与罗萨不同的改革方案导向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马克思提出的发展生产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最终指向破除资本对人类的钳制，谋求人类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自觉、自愿和自主的发展，是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的发展。在马克思的设想中，“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会使我变成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11]，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协调，这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

与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不同，罗萨基于其世界关系社会学提出的“后增长社会”方案，最终要实现的是建立主体与世界的“共鸣”关系。共鸣关系指共鸣状态与异化状态的辩证共存与适当转化。“共鸣”本义指物体因共振而发声的物理学现象，罗萨从社会学角度将共鸣状态解释为：“触——动($af\leftarrow ffection$ ，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联系)与感——动($e\rightarrow motion$ ，我们通过反应予以回复并为之建立关联)的双向运动” [12]。简言之，个人感受世界而心动，被世界触动后激起回应，而“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 ([5]: p. 14)。具体来说，共鸣的建立有三个向度，罗萨称之为共鸣轴：其一是与社会共鸣，体现为西方社会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的爱、友谊、民主等概念；其二是人与物质世界共鸣，纪念品、特定的情景等都可以是“共鸣”的对象；其三是存有性的共鸣，自然、艺术等有助于让人产生“同时感受到自己既走向外界也深入内心”体验的形式。最后，共鸣关系建立后，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新的相处模式，这种模式不是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受控的规定性设计，而是因为共鸣的开放性，使共鸣结果不可控、不可预测，罗萨称之为“不受掌控”。

然而，“不受掌控”同时也构成了共鸣关系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共鸣要求主体对世界保持开放与回应的姿态，这种开放性本质上是不可被规划与操控的；另一方面，不可控性意味着共鸣关系无法被制度化地保障与生产。罗萨也承认，共鸣是“脆弱的”关系，既不能被强制产生，也不能被永久维持。共鸣并非简单的和谐对话关系，而是在可控与不可控、共鸣与异化之间持续的动态博弈。正是这种张力，使罗萨的共鸣方案在理论上深刻，但也暴露了其实践中的根本困难——如果共鸣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本质上依赖于不可控的偶然性，那么它如何能够作为一种扬弃异化的可靠路径？

5.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罗萨重构异化的总体评价

罗萨激活学派内部被悬置的异化概念并对异化做出当代转型，十分值得肯定。首先，罗萨以极强的

洞察力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现代化以加速为基本特征，而加速在晚期现代发生了质变。虽然加速现象早已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但罗萨指出已有的研究仍是混沌不明的，历史加速、文化加速、生活节奏加速等概念“只是作为符号来使用，而没有任何分析上的区别力量”([2]: p. 55)，因此，罗萨对晚期现代新异化的诊断具有科学的分析基础。第二，虽然罗萨对异化的重构已与马克思的分析相去甚远，但其理论旨趣仍是关注人本身，关注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过上美好生活，这是对马克思理论品格的当代延续。第三，罗萨尝试将功能批判、道德批判与伦理批判三种范式加以整合，以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恢复马克思式的“宏大理论”思考传统[13]。

遗憾的是，尽管罗萨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三种批判范式，但就其所得出的扬弃异化的路径而言，虽然在方案中蕴含了经济民主制与福利制度改革等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改革意图，但其核心路径仍然偏向文化批判维度。与其说共鸣关系指共鸣状态与异化状态辩证共存，不如说共鸣关系的建立是对异化关系的妥协。建立共鸣关系本质上是提倡人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调节减轻对社会全面加速的眩晕感，在身体和社会变化的节奏间寻找共鸣。这是罗萨在批判过程中忽视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尽管晚期现代社会的加速相较于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质变，但这并不代表可以用加速逻辑取代资本逻辑进行现代性批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助长资本逻辑以更隐秘的方式嵌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在他扬弃异化的路径中并没有针对前面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后增长社会”中提出的经济民主制也并不追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罗萨扬弃异化的路径在实践维度上仅仅成为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希冀。

这也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现代性批判面临的集体困境。“如果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历史条件，如果缺乏解放议程的承诺，批判本身将成为无意义的知识满足，激进立场则流为纯粹空洞的姿态”[14]。这并不符合大数据时代对批判理论空前的需求，但这正是新的批判理论诞生的根基，我们需要在批判性思考中寻找道路。

参考文献

-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1.
- [2] [德]哈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3] Rosa, H.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6.
- [4]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德]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6] 闫高洁. “无关系的关系”——拉埃尔·耶吉的异化理论述评[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19(1): 332-347+548.
- [7] Rosa, H. (2019) *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Polity Press.
- [8] 哈特穆特·罗萨, 胡珊. 分析、诊断与治疗: 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J]. 江海学刊, 2020(1): 35-44.
- [9]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2.
- [10] 郑作彧. 化用的生活形式, 还是共鸣的世界关系?——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共识与分歧[J]. 社会科学, 2021(3): 53-67.
- [1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5.
- [12] 哈特穆特·罗萨, 濮玥. 迈向美好生活: 从动态稳定到追求共鸣[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2): 148-156.
- [13] 孙海洋. 资本主义批判取径的分化与整合——从耶吉和罗萨的批判理论谈起[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12): 12-21.
- [14] 卓承芳, 胡大平. 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及其出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5(1): 5-11+193.